

被遗忘的 大明盛世

大明王朝

短短三十六年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他以他的坚韧和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张 铨◎著

《万历十五年》之后，又一部具有颠覆意义的经典之作
以后读史时代的视角再现大明王朝的中兴盛世

解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挖掘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
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亮一盏启明灯。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被遗忘的盛世

目录

第一章 阴谋与爱情——明孝宗朱祐樘的太子之路.....	1
一、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3
二、父债子还——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11
三、吉人自有天相——明孝宗朱祐樘的成长笔记.....	25
四、红与黑——成化朝忠奸善恶风云录.....	37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54
一、宽容与决绝——弘治皇帝对前朝弄臣的清洗.....	55
二、中兴三老臣：王恕、马文升、刘大夏.....	65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	82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	97
五、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	120
第三章 金戈铁马——弘治朝征战录.....	144
一、哈密风云——弘治朝哈密争夺战.....	145
二、达延可汗的“反明复元梦”——鞑靼的重新坐大.....	160
三、红脸还是白脸——大明名将王越的沉浮人生.....	163
四、德才兼具老廉颇——清官陈寿的戎马生涯.....	172
五、外行的奇迹——名将王弼的沙场人生.....	178
六、最后的长城——秦紘.....	185
第四章 百花争艳——弘治朝的政治与民生.....	191
一、仁君的烦恼——弘治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君臣斗”.....	191
二、民为国之本——弘治朝的与民休息.....	195
三、铁肩担道义——弘治朝请官群星谱.....	198
四、百花齐放争相鸣——弘治时代的文学群星们.....	203
五、生逢盛世未逢时——六才子唐伯虎的科场舞弊案.....	207
六、太平年代酌幸福生活——弘治朝的顶峰时代.....	209
第五章 盛世下的阴影——弘治朝盛极而衰的危机.....	211
一、好男人和好皇帝的抉择——皇后和他的外戚家族.....	211
二、官场斗——文官集团与宦官酌斗争.....	213
三、边声急——弘治朝后期潜伏的边患.....	213
四、玩物不丧志——弘治皇帝对宗教的痴迷.....	215
五、天灾？人祸——弘治十七年的危机局面.....	216
尾声 华丽的谢幕——弘治朝的结束.....	218

第一章 阴谋与爱情——明孝宗朱祐樞的太子之路

在讲故事以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接班人，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

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奔波求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股，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的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整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的太厉害，到了你这辈，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的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象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奉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计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角，却一点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么，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造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摠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太爷爷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太爷爷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差五的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么？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么？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上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却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的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情形。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惟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十八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啊，你可以选择，有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祐樞。公元 1487 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一大堆麻烦，而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事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樞身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一笔笔烂账，先要算到朱祐樞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一、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堆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也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实在可气。

英宗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账总要有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怪不得别人。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都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一帮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

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还是一片乌烟瘴气。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按字面意思，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他被接回京城时，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同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换做今天，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

候让你聪明的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刺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刺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刺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等着喜宁乐颠颠的进了大明地界，早已准备好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不久就碎尸万段。原来，朱祁镇暗地派随从跟着喜宁，并给大明边关将领送去了要擒杀喜宁的亲笔信。一张纸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百姓，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象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那些个他身上的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八卦”外，统统白搭。

整个天顺朝，忠奸相斗，兄弟争位，放在大明三百年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灭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到了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而他先后在位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件事：“挖墙”，尽管这也许不是他的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军。这个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爱好收集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过后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使得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敌人包围。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几十万大军做了冤魂，连自家的主子也当了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导致发生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起义最终虽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然而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土地兼并的问题又回复到从前的状态，反而越发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抢地，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

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求生无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这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了又反，反了又*。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这些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却是冰山之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然而土地兼并终不见消停。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用用不对地方，对勋贵重臣，放纵娇宠，却意识不到其危害，如此一来，土地问题，越演越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已经隐隐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年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的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被俘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几十万人的军队虽然没了，但是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院筑墙，布丁设防。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仁宗，还有爸爸宣宗，虽然不爱惹事，但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的到处跑；仁宣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了；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相互间进行内战的同时，逐步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

明朝的北部边境，仿佛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就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人。论打仗，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主将被杀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三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很好，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为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一个将才，主子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了个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死活就是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么？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这段梁子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郭登也被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的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么？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个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走还不一样？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号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的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大家相当熟悉了，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后来，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究其根源，正是朱祁镇埋下的祸患。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缘故，与明朝大规模军事冲突并未发生，可大明边防，越发的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问题，*不过是表象，*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

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束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

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漩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要么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要么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像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然而到了天顺朝呢，情况变得更糟了。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也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一起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侯吴瑾和怀宁侯孙燧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京城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

虽然后来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仅靠一两个人，回天乏术。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疯狂的病菌一样，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恣意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成了慢性病，逐步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是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

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

二、父债子还——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是打开历史的滚滚卷轴，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图景：前人砍树，后人遭殃。上一代统治者施政的失误，哪怕是一念之间的错漏，也注定将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承受后果。所谓秦二世，李后主，宋钦宗，宣统帝，这些“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们，不过是替祖辈还债的倒霉蛋而已。

何况，象朱祁镇这种一辈子都在砍树的人，他的孽债，也注定将由做儿子的来偿还。

天顺八年（公元1467年）正月二十二，十八岁的朱见深第一次坐上沉重的龙椅，此时

的大明江山，从西南到华中，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臣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的新领导，这个外表谦和，相貌忠厚，说话口吃的人，能挑起天下大任的重担吗？

正月二十七，距朱见深即位仅仅过去五天，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有坐热，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在紫禁城上空：广西大藤峡发生叛乱。

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西北六十里，泛指今日包括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在内数百里的瑶族和壮族的聚居区。天顺七年，当地一个出身赤条条的平民：瑶族人侯大苟登高一呼，一场席卷两广的大叛乱拉开了帷幕。

反叛的理由很简单：明朝政府剥削土司，土司剥削百姓，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这一切，与整个天顺朝官场糜烂的情景一脉相承。

确切的说，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大藤峡起义已成为燎原之势，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积郁数十年的愤怒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蔓延。拜朱祁镇八年瞎搞所赐，疏于战备的明朝驻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两广当地的官员依然欺上瞒下，以至于病入膏肓的朱祁镇始终对叛乱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纸包不住火，等到朱见深翻看奏折的时候，自然是晴天一声霹雳。

此时的广西，已成为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地方官遭杀害。监狱被打开，罪犯四处流窜。叛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做。城市化为焦土，村庄变成废墟，平民尽遭野蛮杀戮。品尝到杀戮*的“义军”们，在无休止的*中兴奋到疯狂。原本官逼民反的起义，已然演化成疯狂的野蛮杀戮。

朱祁镇晚年，明朝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上的茫然无措，应变反应的迟钝，官员的无能无为，直接导致叛乱之火愈燃愈烈！现在只能由新领导朱见深为他老子擦屁股了。

广西危急，广东危急，大明的社稷危急！

熟悉清史的朋友可以很轻易的联想到另一幅图景：公元 1850 年七月，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经过南北转战，深入到华中华东地区，成为一场持续十六年，波及南方八省的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对比大藤峡，两次起义发生的原由及进行的过程，似乎都出于同一脚本。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点金田村，与大藤峡仅一山之隔。

相似的情节，相似的演员，那么相似的结果，会提前四百年上演吗？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但凡遭遇此类紧急情况，为君者，要么是龙颜大怒，严斥失职官员，甚至杀几个倒霉蛋祭旗。要么是沉着应对，不温不火，冷静布置具体平乱方略。朱见深呢，哪样也不是，拿到奏折后，反复看，然后摇头，摇头，再摇头，最后重重的叹了口气！

唉：

朝臣们呆了，这样的皇帝真少见。

还好朱见深马上拿主意了：剿！

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又一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内阁和六部紧急行动，兵马，钱粮，日用物资等战争准备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大明帝国这台闲置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开动起来。经过无数次内阁的争吵，兵部的讨论，言官的口水，剿贼方略有了，后勤保障到位了，各路军队也到达了指定位置。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由名将韩雍统帅的十六万大军全军出动，此时已是成化元年。

一切，都在紧张的进行着。

没有人注意到，朱见深那一声重重的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深味了成化朝的黑暗与混乱时，才终于明白，那一声叹息，其实为后来的很多事埋下了伏笔。

不单单是叛乱。当朱见深忙得焦头烂额时，一记闷棍又重重地砸在他的脑袋上：荆襄流民大起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急报传来，群臣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一幕，朱见深阅读奏章，摇头，摇头，再摇头，然后……

唉：

如果说广西大藤峡叛乱，只是朱祁镇留下的一笔糊涂账，那么荆襄流民大起义，却是一笔天顺朝历经八年攒下的孽债。根由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

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宋丹丹女士有段台词：“你们劳动人民今天呀呀呀的起义，明天呀呀呀的造反，我们剥削阶级容易嘛。”

容易，太容易了，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知足的，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有口饭吃，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听你的话。

可此刻他们不得不造反了。因为，此时的明王朝，不但逼得他们活不下去，连死了都没地方埋。

朱祁镇对土地兼并活动太过放纵。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越演越烈，他在位十几年间，破产农民数量如滚雪球般膨胀。为讨生计，人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流亡，这就是所谓的“流民”。他们四处流浪，靠打短工甚至乞讨为生，还要四处逃避官府的盘查，过着乞丐都不如的凄惨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交界的荆襄平原地区。

这是一片四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照《西游记》里老马猴的话说：“咱这里上不受天管，下不受地管，逍遥自在快活

的很呢。”

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向这里，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同时，大量社会危险分子也发现了这个好去处，具体成员包括监狱逃犯，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逃亡的破产军户，遭流放的罪犯家属，啸聚山林的绿林强盗。诸如此类，都是对社会极端不满又极有破坏力的问题人物。至成化初年，当地流民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无论是良民还是危险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走进这片乐土的足迹中，都隐藏着一段斑斑的血泪史。无数的怨恨积聚在一起。一百五十万流民，就是一百五十万颗定时炸弹。荆襄平原，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从天顺朝后期开始，小规模骚乱持续发生。中央不断接到关于流民骚扰地方州县的奏报，可没有人拿着当个事。一群农民，几个强盗，能成啥气候？

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回答他们的，是一场震撼大明江山的大爆炸！

天顺八年，刚刚即位的朱见深意识到流民的严重性，为解决流民问题，他特意设立湖广布政司参议一职，可派去的官员是猪脑子，大概是做老爷做惯了，一到任就发布命令：要求当地所有的流民必须限期迁回原籍，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流民们疯了，这还让我们活吗！我们种地，你们兼并我们的土地；我们流亡，你们四处通缉；我们建立新家园，你们要把它夺了去！难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难道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粮，你们都不放过？回家是死！不回家也是死！怎么办？

横竖是一死。不让我们活下去，那就让我们和你们玩命吧！

成化元年三月，河南流民刘通在湖北房县大石厂聚众起义，参与者四万人！积压了十多年的怨恨如火山一般爆发了。然后，就是与大藤峡叛乱相同的情节：无数的州郡沦陷，明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当地官员依旧欺上瞒下，直到十月，朱见深才接到奏报，自湖北房县至南漳数百里，尽成流民的根据地了。

更可怕的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领导人刘通，绝非大藤峡叛乱组织者侯大苟那样的平民，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白莲教骨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造反事业中的人前仆后继，可若要评选最具造反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的工作团队，白莲教认第二，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从北宋时候就开始闹，然后是南宋，元朝，明朝，清朝，皇帝轮流坐，朝代轮流换，唯独他们不消停。当然，从来没有成功过。

失败的结果也无法掩盖他们的破坏力。他们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弥勒佛），健全的组织机构（从教主到法师），优秀的基层干部（巫婆、土匪、亡命徒），独特的工作方式（宣传封建迷信），以及针对广大贫下中农长期而热情的服务项目（装神弄鬼跳大神）。因此，长期

以来深受底层群众的欢迎爱戴，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简单一句话：穷人越多，受政府欺压冤枉的人越多，精神迷茫的人越多，社会秩序越乱，他们的市场就越广大，业务就越欣欣向荣。

荆襄地区，正是最合适的开工点，百万流民，正是他们的服务和拉拢的客户。

白莲教徒刘通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军，正是这样一支由封建迷信思想武装的作战团队，有理想，有策略，有信仰，有组织，他们的威胁指数，远甚于大藤峡只知道疯狂杀戮的叛军。没过几天，他们便拥有了广大的地盘。刘通自称“汉王”，建年号“德胜”，手下诸如“国师”“总兵”“法师”之类的各级别干部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政府。

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这么简单，而是要篡夺天下了！

同样把相似的剧本对准之后的清朝，清朝乾隆至嘉靖年间，四川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流*动，持续近八年，转战近九省，这就是王聪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后世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起义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那么成化朝呢？

朱见深叹息着，他真的很不幸，不到一年的光景，接连两场大叛乱，套一句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里的独白：“那时候，我就像被压在巨石下一样，一刻也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喘气的过程中，大臣们开始认识新领导：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么？

敢于仗义直言的臣子，一概表彰。曾得罪过他的臣子，只要有才能的，不计前嫌一概重用。曾因夺门之变遭受过*的忠良们，特别是含冤而死的于谦，一概*，追加功名官职。曾经废掉他太子位的叔叔景泰帝，也由他恢复了名声与年号。至于蝇营狗苟的奸邪小人，哪怕是跟随他十几年的贴身太监王纶，照样处置罢斥，毫不徇私。更让朝臣感动的是，他绝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荒唐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分明就是明君的范儿嘛。

父亲当年怎么做的，一切就反着父亲的样子做。古来圣君是怎么做的，一切就照着学。这就是初登皇位的朱见深。他像一台上满发条的时钟，卯足了劲向前冲。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先是在大藤峡浴血奋战的韩雍，下出了一招惊世骇俗的妙棋：直捣黄龙！这是一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战术。放弃朝廷制订的长期围困步步围营战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 and 敌人决战。

这貌似是找死，广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敌人占有地利优势，气焰正盛，一不小心中了埋伏，老本都要赔光！况且，现在整个广西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敌人，你上哪决战？找谁决战？